

中国第一部原创电影小说集

鬼楼之谜

THE MYSTERY OF
THE HAUNTED HOUSE

铮音电影小说选

铮音 著

中国第一部原创电影小说集

鬼楼之谜

THE MYSTERY OF
THE HAUNTED HOUSE

铮音电影小说选

铮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楼之谜: 铮音电影小说选 / 铮音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106-03811-3

I. ①鬼… II. ①铮…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2721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三鼎甲

版式设计: 三鼎甲

责任校对: 侯丽霞

责任印制: 庞敬峰

鬼楼之谜—铮音电影小说选

铮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2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811-3/I·0886

定 价 45.00元

前言

在诸多小说样式中，有一种名为电影小说的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极具镜头（画面）感的文字，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结构而成，即：电影化了的小说、小说化了的电影。

一、电影小说的语言

强调语言的镜头感。它摆脱了一般小说对故事情节形象细致的描述、人物外貌描摹、人物个性的刻画、细致而详尽的心理描写等等累赘文字，实现了“轻装上阵、跑步前进”，既让小说故事情节得以快速推进，又使文体显得短小、精悍、简洁。

二、电影小说的篇幅

与通常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篇幅约三至五万字相似，电影小说的字数也不太会突破中篇小说的范围，而如果将它的故事用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来表现，势必铺展开来写，很可能会写成一个动辄十万、二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读来就不像电影小说那么省力省时了，这在当下讲求快节奏生活的时代，能让读者节省用于阅读的时间与精力这一点，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电影小说的审美效果

读者阅读电影小说时，通常会运用头脑的想象，仿佛能在纸上“看”到电影银幕，脑海里不时会浮现出电影的画面、人物的行动、对话与场景、故事情节的推进，从而完成了对“纸上电影”观赏的过程，达到审美的愉悦。

那么，电影小说是如何实现这样的审美效果的呢？

它是作者以笔为“摄影机”，以文字为“镜头”，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组织结构而成的，让小说（文字语言）与电影（镜头语言）这两个本不相干的艺术手段在此相聚，合二为一携手共进，在小说页面上向读者展开一块电影的“银幕”，引

导读者在头脑里演绎一个精彩的电影故事。

好的电影小说足以让读者如同亲临电影院一般，观赏到虽然“虚拟”却胜似现实的精彩“电影”，且由于“纸上银幕形象”的不确定性，会因读者的生活阅历、见识修养、观赏水平、理解能力的不一致，而呈现出“千人千面”的银幕形象，产生不同的“观影”感受，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同银幕电影相比，“纸上电影”更具有审美的趣味性和启智性。

那么，倘若让电影导演来阅读电影小说又将如何呢？

由于他（她）具备专业的眼光，比普通读者更能领略这部“纸上电影”的魅力，只要他有兴趣并认可它的故事的精彩性，则完全可能依据它（如同依据电影文学剧本的蓝图那样），直接完成他分镜头导演台本的再创作。

既然作为电影与文学的一种结合体，电影小说具备了“既适合常人阅读、又能作为电影导演再创作蓝图”这两大优势，照说在文学这块平台上完全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今文学刊物、电影刊物或者图书出版领域，你能看到电影小说的身影吗？诚然，如今市场上见到的所谓影视小说，往往是电影电视剧拍摄播出的同时，出品单位以宣传炒作影视剧为目的，让作者或另请作家将其改编（请注意，是改编，而不是原创）成小说出版，故而并非真正意义上原创的电影小说。

为什么电影小说在国内会如此不受待见呢？

据说，这是因为国内文学界一向轻视电影编剧们的艺术成就，认为影视编剧只是技术性的“工匠”而已，他们的创作功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和小说家的艺术相提并论的。有的小说家甚至于对影视剧本不屑一顾，或者对自己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不屑一谈。更可笑的是，明明有的小说作家因其某个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播映后大为得益，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或者小说家在编写影视剧本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公开场合或面对媒体时，他们却羞于承认自己是编剧，一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小说家。

我们经常能看到出版界热衷于长篇小说的编辑出版，又何尝见到电影剧本或电影小说作品结集出版图书了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出版社要走市场，怕剧本或电影小说的可读性影响了图书的销售，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学刊物，哪怕

是以中长篇小说为主体的大型刊物上，为什么电影小说作品也寥寥无几呢？

目前，电影小说在大陆不受待见的现象，尚未引起文学与影视业内的重视，而在海外文坛则大不一样了，台湾近几年面向海内外发起组织“全球华人世界电影小说大赛”征文活动，并大力宣传，予以重奖鼓励优秀作者，每年都有大量华人作家应征，且有获奖作品被拍成电影。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电影小说兼具了“既适合阅读、又能够拍摄”的功能，理应受到国内文学、影视、出版界的推崇，如果通过积极的实践、宣传、推广，相信不久的将来，电影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坛上，定能得以生存发展，成为文艺百花园中一束绚丽夺目的鲜花，丰富人们的文娱生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

本着这样一种愿望，我将这本作品集呈献给广大读者以及影视界的有识人士，但愿它能为这种新型文体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一点点作用吧。

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和三鼎甲图书文化公司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铮 音

目 录

烽火岁月篇

鬼楼之谜 / 1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警探、东北流亡青年携手，合力和日军侵华文化先遣队斗勇斗智的惊险故事。 1

梅兰喋血 / 46

日寇侵华乱世中，江南某镇武术世家的主人遭遇日兵杀戮，一对孪生姐妹侥幸逃生，在逃难途中不幸失散。多年成人后姐妹俩经历了互相寻觅、相遇、争斗，最终携手为抗日民族大义共洒热血，可歌可泣。 46

青春爱情篇

青春歌手 / 87

大西北青年歌手姚强姚晶兄妹俩，应聘来到江南市某夜总会从艺，后又开办演艺吧，组建青春阳光乐队，兄妹双双收获了事业与爱情的硕果。 87

京台之恋 / 129

大陆靓女与台湾帅哥邂逅在台湾阳明山景区，擦出爱情火花终而牵手的故事。 129

江南云雀 / 169

被誉为四朵金花的评弹学校女毕业生，踏上社会后经历的各自不同的生活、爱情与命运。 169

按摩情缘 / 214

这是一个打拼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村打工妹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一个按摩足浴女工和一个城市中学教师之间发生的奇特爱情故事..... 214

时代强音篇

我和老兵 / 256

青年记者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离休干部，当老人病危思念老战友时，热心地走上寻访老人生死战友的历程，帮助老人实现了临终与战友相聚的夙愿，记者也由此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256

小城血案 / 294

江南小城庐城的检察官受命暗查十年前震撼全城的杀人案，揭开了小城反腐败斗争的序幕..... 294

后 记..... 335

鬼楼之谜

上海荒郊龙华一角，有一片树林掩映着的乱坟地，坟地附近有一幢废弃多年的四层旧别墅楼。每逢深夜时分，惨淡的月光洒在了雾气缭绕的乱坟地，旧别墅里偶尔会传出凄厉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男鬼女狐尖叫声，使这块荒凉坟地愈发添加一层阴森恐怖而神秘的气氛——

这里便是方圆十里广为传说的“鬼楼”所在地，附近村子里的村民路经此地无不绕道而行，唯恐遇到传说中的男女冤鬼，据说凡是见了冤鬼不被吓死也会沾一身晦气，回去后会祸害一家老小，说不定啥时全家会突然暴毙。

可是，这世道胆大的人还是存在的，今夜，一个经过此地的村民就看到有一名男子向鬼楼里面走去，便急回身跑回去唤来两个同伴，三人好奇地匍匐在草丛里，远远地望着进入鬼楼的男人的行踪，三个小伙子尽管紧张，心里却指望着今夜会发生什么奇迹出来。

一扇门嘎嘎作响，被轻轻推开，里面射出一道手电光，三个村民看到男人从一间房里出来，缓慢地走过一楼走廊，踏上楼梯台阶，向二楼摸索上去。年轻人名叫吕强，此刻拿着手电筒在二楼巡逻，手电光照见一扇又一扇挂着蜘蛛网、积满灰尘的紧闭着的门，吕强用手推门未推开，便继续前行，来到走廊的尽头，手电光照见最后的一间房，见门虚掩着，便伸手“嘎嘎”地推开门，借手电光迈进了房间。

手电光照见的是一张积满尘土的木桌子，上面摊放着一本积满灰尘的旧画报，吕强用手捋去灰尘，封面上画有同样荒凉的旧别墅，滴着鲜血的大字标题

“鬼楼的传说”，便好奇地打着手电翻开封面看了起来。这时，手电光照见的画册使他吓了一跳，画面上这一个二十几岁身材修长、面容白皙的年轻人面貌竟酷似自己！他翻下去看，那青年人遇到了两个脸上沾满血污、龇牙咧嘴、身着白衣白裙的女鬼，朝他扑去，他惊恐得昏倒在地……吕强正想看下去，楼下突然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接着响起女人凄厉的求救声：“救命！救命呀！……”吕强一惊，手中的画报掉到桌上，他紧张地到窗口前，俯视楼下——只见声音出自树林中，前后两个人影从树林中现身，径直地朝楼房飘移而来……

“眼前这情景与画册里的故事何其相似呀？”吕强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惊慌地返身把房门推上，背倚着门满脸恐惧。脚步声沿着楼梯往上传来，求救声更加凄惨。吕强咬咬牙推开房门，奔向楼道口，蹲伏着朝下想看个究竟：楼梯上，酷似画报上的两个女鬼上来了，前者一袭白衣白裙、后者宽松的黑衣衫裤，一前一后飘飞似的奔上楼来。吕强毛骨悚然，用颤抖着的声音大喝一声：“什么人？站住！”前面的白衣女鬼仍不停步，披头散发满脸血污伸出长舌，尖叫着张开双臂直扑而来。后面一女鬼手拿一个小木匣突然射出白光，照亮吕强极度惊悸的面孔。吕强见自己厉声警告毫无效果，惊恐地回身欲逃回房间，女鬼尖叫着从身后一把抓住了他，吕强惊叫一声顿时失去了知觉……

吕强被厉鬼吓昏，这一幕情景同样吓坏了远处草丛中偷窥的三村民，他们转身便逃也似的离去。

二

三十年代初的某个夜晚。上海棚户区里弄里，来自东北的流亡大学生吕贞和周雷走在昏暗的路灯下，两人走进一家小旅馆。

周雷陪吕贞到房门前嘱咐说：“贞姐，今天跑了一天很累了，安心休息吧，明天咱们再去找他。”神色憔悴的吕贞“嗯”了一声，回身关了房门。周雷叹口气，进了隔壁的房间。

睡梦中的吕贞，朦胧中忽听房门“咿呀”一声，一道黑影闪进房间来。吕贞从床上睁眼，见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揉眼仔细辨认，惊叫地坐起：“小强！是你吗？”吕强表情痛苦，身体竟像树叶一般轻飘飘地往后飘了下去……吕贞翻身下床，扶起弟弟：“小强！小强！你怎么会这样？”吕强露出惊恐的目光，低声嗫嚅地：“姐，你要救我，你要救我……”吕贞惊叫：“小强！小强！”……吕贞从噩梦

中惊醒，满头冷汗地叫：“小强——你怎么啦？”

隔壁房间的周雷被叫声惊醒了，起身喊：“贞姐！怎么啦？”吕贞应道：“周雷，你快过来！”周雷匆匆推门进来：“贞姐，你怎么啦？”吕贞擦着满额冷汗，惊魂未定地说：“……我梦见小强了！他，他满身是血，他一定出事啦！”周雷劝慰道：“哦，你是做噩梦了。贞姐，你就放心吧，吕强肯定是出差去外地了，不会有事的，你怎么能相信梦呢！”吕贞摇头说：“不，那天他要去应聘那个差使，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周雷问：“那——贞姐你告诉我，他究竟去哪儿应聘了？”吕贞回忆说：“小强是在法租界一个街头广告栏上见到招聘启事的，是一家名叫大东亚株式会社的洋行贴的，我们必须马上去找到这广告，找到后就去那家洋行找找！”

在棚户区小马路路边墙上，吕贞和周雷找到了那个小广告栏，横七竖八地张贴着五花八门的广告纸。吕贞在墙上搜寻着，终于发现了：“周雷，你看，就是这张！”广告上写着醒目的红字标题“大东亚株式会社高薪招收别墅管理员”。周雷顾盼左右，见无人注意，小心揭下广告纸。吕贞问：“周雷，你干吗？”周雷说：“嘘——小声点，这是物证，我们这就去巡捕房报警，要求警察去寻找吕强的下落！”

两位流亡大学生一口气跑到法租界警察局巡捕房，走进探长办公室。探长姓王名勇，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满腮黑密的胡子，一看就像个当兵出身的北方汉子。王勇看完招聘广告纸，问吕贞说：“说说你们俩是谁？为什么要报案？”

吕贞说完吕强找工作的经过后，王勇问：“吕小姐，你能确定你弟弟去的就是这家公司？”吕贞答：“是的，长官。”王勇说：“既然你知道弟弟去的是日本人开的公司，你怎么不阻拦他？”吕贞说：“我是不同意他去，我对弟弟说，一是街头小广告不可信，二是日本人开的公司，咱不能去！可我弟弟说，他们是日本商人，又不是军队，咱们急需解决生计问题，只要有薪水，管他老板是什么人！我劝不住他，只好关照他先去看看情况，回来再商量去不去。”周雷补充道：“探长，已经一个星期了，吕强一去就没了音讯，我们担心他出事了！”吕贞说：“是呀，我昨天晚上梦见他被害了，真的，我妈说我的梦从小就很灵验的！”王勇笑了，安慰说：“吕小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再说梦境跟现实是相反的嘛！依我看你弟弟不会有事的，你想，比方老板临时派他去外地出个差什么的，一时走得急，来不及回来通知你们呢？”吕贞坚持说：“不会的，我跟他讲好的，如果出差他一定会回来通知我的，我想他一定出事了！”周雷附和道：“很有可能！长官，请你救救吕强！”王勇摆摆手说：“你们别急呀，这样吧，你们俩先做个笔录，我们会调查

这家公司，有新情况你们随时来报告。”

三

吕贞周雷二人离去后，王勇拿着那张小广告，来到巡捕房总监室汇报。

总监沙尔利是一名法国老警察，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鹰钩鼻，目光锐利，不怒而自威。听王勇说完，又看了招聘广告，神情严峻地说道：“这么说又有人来报失踪案了？这帮家伙太猖狂了，敢在我的地盘闹事！”王勇说：“是啊，总座，我接到这样的失踪案，已经是第四起了。”沙尔利说：“王探长，你有什么打算？”王勇说：“总座，这回有了这条线索，我就从调查这家洋行着手！”沙尔利下指示说：“好！王探长，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你必须给我破了这个案！”

头头下达了指令，刻不容缓，王勇决定亲自去那个贴广告的株式会社摸摸情况。按广告上的地址找去。

大东亚株式会社设在一家中型饭店里，王勇故意穿一身手肘和膝盖都打着补丁的破西装，胡子拉碴、蓬头土脸一股流浪汉模样地走近饭店，抬头望望招牌迈进门去，被两名门卫拦住。门卫甲说：“喂！瘪三！亦勿看看，饭店是依来的地方？出去出去！”王勇摸出招聘广告递上去，操一口陕西腔方言说：“俺来这儿找工作，喏，就是这家饭店三楼的洋行，他们招管理员！喏，你看。”门卫乙看了看广告，对同事甲说：“又是这家洋行！”门卫甲嘀咕道：“这家日本人的公司哪能专门要迭种穷瘪三，勿知伊拉搅啥名堂！”门卫乙对王勇一抬手：“好，进去吧，记住，勿许到处瞎跑！”

饭店三楼，一间写字间玻璃门上写着“大东亚株式会社”的字样，王勇推门而入。一张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自称是招聘主管的中国人，瘦骨嶙峋的，两个肩膀扛了颗小头，面目猥琐像一只猴子。听王勇自我介绍完，瘦猴一双三角眼睛盯着王勇打量了许久，问：“你说你是当兵的，刚从西安前线回来？”王勇说：“咳，俺在西北剿匪，一剿就是三年，苦呵，实在受不了，就开小差逃出来了。”瘦猴说：“在军队里你是干什么的？”王勇说：“俺给俺营长当警卫员呗！俺营长被土匪打死了，俺也不想再在那破军队里混下去了，就逃到上海来了，总得寻条生路呗！”瘦猴说：“嗯，说下去。”王勇说：“老板，你们要别墅管理员，不就是警卫的意思么？这是俺的老本行啊，您就给口饭吃，留下俺吧。”瘦猴说：“我不是老板，是主管，姓袁，叫我袁主管。老弟，你们同来的弟兄呢？”王勇说：“哪有弟

兄啊？老板，您没当过兵吧？当兵开小差嘛，当然是一个人开溜了，拉上一帮子人目标太大了不是？这年头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哪敢管其他弟兄啊，老板您说对不？”瘦猴说：“那你为什么不找找亲戚朋友帮助？”王勇说：“主管，俺一个北方来的外地人，哪来的上海亲戚？有的话我也不用来找这份差使了，对不？”瘦猴沉吟一会儿，点头说：“好吧，你留下吧，管吃住，薪水一个月发一次。”王勇作高兴状：“真的？你录用我了？谢谢主管！”瘦猴关照说：“王先生，我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老板那幢老别墅在市郊龙华，地方很荒凉偏僻的，弄不好晚上有盗贼进去，你得防备一点，如果出了事自己负责！”王勇大大咧咧道：“当然！俺不怕，当兵的会怕几个小毛贼？他敢来俺叫他来得去不得！”“很好！”袁主管从抽斗里又拿出一只手电筒，一张纸，“喏，这是地址，你想办法自己搭车去，马上出发，半夜十一点前必须赶到，行吗？”

王勇接过纸和手电筒放进口袋，一拍胸口说：“行！主管，放心吧，我这就去！”

通往龙华的狭窄公路上，王勇坐一辆旧军用吉普车，快速飞驰。司机问王勇：“探长，你真的一个人去打探鬼楼？”王勇说：“废话！不摸清日本人底牌，怎么好打草惊蛇？”

到达目的地天已漆黑，公路尽头是一小块树林，小路十分狭窄，车无法前进了，王勇关照司机汽车调头，找个隐蔽处停靠。王勇沿小路朝林中走去，穿过一片乱坟堆，抬头看，那幢四层的鬼楼赫然眼前，楼内阴森森的空无一人，风声呼啸而来，吹得王勇打了个寒噤，心里骂一声：混账小鬼子，搞了这么个破地方吓唬人！

王勇走进一楼的走廊，拿着手电巡视，一排关着的房间共有五个，手电光所到之处，每一扇房门全紧闭着，便上楼梯来到二楼。王勇正环顾四周，手电忽然暗了下来，骂一声：“妈的！没电了！”

楼下突然响起奔跑的脚步声，传来一女子凄厉的求救声。王勇警觉地凭栏俯视，见一黑影追赶一白衣女子，女子披头散发往楼上逃跑而来。王勇快步奔到楼梯口，伏在栏杆上观察动静。女子逃至二楼一声惨叫后，没了声息，却有另一种沉重脚步声继续朝楼上而来。王勇定睛一瞧，只见一长发巨人，这怪物口沾鲜血，面目狰狞，见到王勇便脚步呼呼响地奔他而来！王勇咕咚一句：“乖乖！一个大家伙！”便厉声喝道，“站住！再向前我要开枪啦！”那怪物像听不懂人话似的，依然大步冲过来。王勇从肋下枪套里拔出自备的勃朗宁枪向怪物头部开了一枪，怪物应声倒地。王勇刚松了口气，忽听走廊上一阵响动，四五个房门一齐推开，六七个黑衣厉鬼大声嚎叫着朝王勇冲来。王勇一惊，鬼多势众，不宜恋战，便纵

身跳上楼边的栏杆，跑到尽头，向一棵大树纵身一扑，攀登上了树顶，隐身于黑暗之中。两名黑衣男鬼疾奔下楼，追到树下，其中一名举枪向大树射击，一楼也冲出几个鬼持枪向大树包抄而来。王勇纵身跳下大树，往林中坟地小路猫着腰一阵疾跑，身后传来几声枪声，王勇顾不得危险，一气跑到坟地小路尽头，在一坟包后蹲下，回头观察动静……

嘎吱一声，吉普车驰到他身后停住，车门开，司机低喊：“探长！快上车！”

王勇登上车，吉普急驰而去，离开了密林坟地。

王勇连夜回到巡捕房，打电话到沙尔利的宿舍里：“总座。我是王勇，好险啊！我差点被这帮带枪的幽灵打死！”沙尔利说：“嗯？幽灵，还带枪？不可思议！”王勇说：“总座，我说的可是真的。”沙尔利说：“也许你们中国人相信什么鬼神，可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王探长，你说的鬼魂会不会是人装扮的呢？”王勇说：“不会吧？如果真的是人在搞鬼，那倒好办了！”王勇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对了，总座，你提醒了我，我得马上去抓那姓袁的主管！总座，你休息，我去一下。”王勇带一帮巡捕连夜冲上饭店三楼，冲到大东亚株式会社写字间，踢开内间卧室的门，大叫一声：“别动！”

空无一人！床铺、写字桌和地上一片狼藉。王勇咕嘟一句：“妈的，反应倒贼快！溜了？”

次日早晨，沙尔利一听王勇的话，皱着眉说：“他们这么快就全撤了？我估计这家公司大有来头！王探长，需不需要我给你派助手？”王勇说：“总座您也正缺人手，我想求外援，找我那个当侦探的战友鲁新钧帮忙。”沙尔利点头说：“就是上回破了杀人分尸案的那个鲁先生？唔，这个侦探很能干，好吧，你跟他讲，事情成功我们酬金照付。”

“新钧侦探事务所”位于小弄堂深处一个石库旧墙门里，主人鲁新钧见了王勇很亲热，沏好一杯茶：“给，上好的龙井新茶。嘿嘿，依老兄是无事勿登三宝殿啊！又碰着啥个难题啦？”王勇说：“老弟，这回的案子棘手来西，法国人限期一个月破案，所以想再次请依出山！”新钧说：“闲话一句！啥人叫阿拉是前线转来的生死兄弟呢！依格事体就是我格事体。”王勇说：“好！不过依放心，法国人讲，案子破脱，酬金勿会少依格。”新钧生气地说：“嘿嘿，法国人想用钞票来买我格条性命啊？格末依回去搭伊讲，迭种钞票我侬勿想赚！”王勇急了：“勿勿勿！新钧老弟，算我讲错闲话了好伐？难道我求依帮忙依也勿肯？”新钧说：“既然是兄弟，就勿要讲钞票！”王勇说：“好好好，依听我讲（摸出那张启事），事体要从

迭张广告讲起……”

听王勇讲完，新钩沉吟一会便问：“那天夜里，依真的碰到鬼了？”王勇说：“是啊，亲眼所见一个辟长辟大的鬼，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大叫一声：‘站住！’依猜哪能？伊睬都勿睬，照样冲过来，我真的吓煞了，幸好我自己带着一把家伙，一枪把那个鬼撂倒了！”

新钩笑了：“老兄，依瞎讲点啥？明明是人，硬筋讲伊是鬼。”王勇：“老弟，法国人亦讲伊拉是人扮的鬼，不过我勿明白，绑匪嘛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可伊拉专骗那些一无所有的穷瘪三，又图的啥呢？”新钩皱眉想了想说：“嗯，倒是有点不可思议……看来这不是一般的绑票！里面说不定就有大阴谋！老兄，你这回初探鬼楼没白跑！”得到战友的肯定，王勇笑了：“是伐？老弟，依告诉我，接下来的棋子阿拉那能走法？”新钩咬了咬嘴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打算混到里厢去，弄个明白！”王勇睁大眼睛问：“做卧底？想法不错，不过太危险，我已经试过一次了，差点丢掉性命！”新钩摆了摆手轻松地说：“没事！老兄不要忘记，当年我可是侦察排长哦，啥个场面阮没见过？”王勇点头信服：“那是那是！我哪能忘记，想当年你还救过我一命哩！老弟，要不，我跟你一淘去，到里厢阿拉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新钩摇头：“勿来事格，姓袁的已经见过依面孔了，认出依来怎么办？再说，两家头同去目标亦太大啦。”王勇愣了愣说：“唔，倒也是，干脆，我带弟兄们去一锅端脱伊，哪能？”

新钩顿了一顿问：“端脱伊？那我问你，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有什么背景？绑穷人的票，动机又是啥呢？”王勇呆住了：“这个嘛——倒真勿清楚。”新钩说：“这些都没搞清楚，又没有足够证据，你怎么抓他们？再说你这样打草惊蛇，你那个法国人上司会同意吗？”王勇说：“嗯，老弟，还是依讲得有道理！我同意你打进去卧底，不过依要我做点啥，尽管讲，我全力配合依！”

四

鲁新钩向王勇提议，让他见一见报案人，了解点情况。

在王勇办公室里，王勇为新钩介绍了吕贞和周雷。在出生于哈尔滨的新钩眼里，吕周二入虽然年轻，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倒也挺有他东北老乡血气方刚的味儿，从两人口中问清了那个贴招人广告的地方。

新钩问周雷：“小伙子，你有没胆量跟我去闯一闯鬼楼？”周雷说：“有！世界上哪有什么鬼？为了救我好朋友我死都不怕，还怕鬼？”新钩说：“唔！好样的！”吕贞一听也来了劲：“鲁先生，你们去找我弟弟，我也要！”王勇劝阻道：“不行，吕小姐，他们要的是男性流浪汉，不会要女的！”吕贞说：“我知道，探长，我可以女扮男装！”新钩看看这个外表文静、脾气却挺倔的女老乡，笑了：“吕小姐，让我和周雷先去，你再等等，我会找机会让你去的。”

吕贞说：“鲁先生，你说话算数？”新钩说：“算！一有你弟弟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说干就干，化名胡龙的新钩化装成了流浪汉，远远跟着周雷来到小街广告栏附近，目的是要找到贴招聘广告的人。周雷又见到那张大东亚株式会社的招聘广告，糍糊还未干，分明刚贴上去不久，也许那招聘的家伙就在附近盯着这边呢。按胡龙关照，他像发现宝贝似的双眼放光凑上前去装作读广告。

胡龙一边拾着地上的烟头，目光扫视着周围的过路人，果真发现有人不住盯着这边的周雷，此人长一对小眼睛，瘦骨嶙峋，中等身材，一副奸猾的面相，不由想起王勇说过的人，心想这只瘦猴就是大东亚公司姓袁的那个人事主管。只见袁主管走近周雷，靠上前去说：“小伙子，你在找工作？”周雷警惕地打量来人：“对，你有事？”来人点了点头：“嗯，我就是这家公司的主管，这张广告是我们老板让我来贴的，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引见。”周雷暗暗高兴，按照胡龙的吩咐，他应该先问薪金：“请问主管先生，如果录用后我能有多少薪水？”

袁主管笑笑说：“薪水嘛包你满意，不过我想先问一下，先生不是本地人吧？”周雷道：“我是东北人，刚到上海来谋生。”袁主管：“唔，来投奔亲戚的？”周雷：“不是，我在上海举目无亲。”袁主管：“那，你有没朋友？”周雷：“没有，不过那边有个捡破烂的是我刚刚认识的东北老乡，他说他也没饭吃。”袁主管看了一眼远处正拣烟头的胡龙说：“小伙子，你去把他叫过来。”周雷说一声“好的”，忙跑到胡龙旁边低声道：“有戏！他让你过去。”胡龙装作兴奋状躬着腰奔过来说：“老板，你叫我？”瘦猴打量一下胡龙，浓眉大眼，五大三粗，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你叫什么名字？老家哪里？”胡龙说：“我叫胡龙，东北沈阳人，当过兵，队伍打散，差点送命，前几天扒火车逃到上海，老板，能赏我口饭吃吗？”袁主管说：“行！现在你们俩跟我去见老板。”胡龙连连道谢，同周雷随着袁瘦猴向街口停着的一辆车走去……

颠簸了约一个小时，车才停了下来，胡龙周雷二人下车，来到一片坟地边的

一座荒宅边，胡龙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楼了。袁瘦猴引着二人来到一楼走廊尽头的房间前，推开房门：“二位，今晚你们俩就住这儿，顺便熟悉一下别墅的环境，明天我们老板会来见你们。”送走袁瘦猴，胡龙关上门，从门缝里窥见瘦猴迅速消失在走廊另一尽头的房间中，那房内亮起了暗淡的灯光，窗口闪动着几个黑影。胡龙冷笑：“妈的，还说啥鬼楼，明明是装神弄鬼！小周，我们睡觉，养足精神好对付半夜来鬼！”周雷惊恐地问：“胡先生，真的会闹鬼么？”胡龙说：“别怕，有我呢！”

周雷陪着吕贞找吕强，一连奔波折腾了几天，此时身心极其疲累，加上有胡侦探陪着，心里一松弛，倒在旧木床上很快睡着了。胡龙悄悄推开后窗，跳出了房间，猫着腰来到楼房外的树丛中，他要在外边观察动静，好好看一看夜半闹鬼的好戏会怎么开演。

夜半时分，鬼楼里果然传出动静，胡龙掏出怀表，时针刚指向午夜零时，一楼走廊上响起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胡龙抖擞精神，低声咕哝一声：“活鬼出动啦！”睡得正沉的周雷被沉重的脚步声惊醒了，揉揉眼扫视屋内空无一人（心里一惊：老胡上哪去了？居然不在屋里！）门外脚步声却愈来愈响，是谁？急忙翻身下床，到门边朝外张望，只见一个丈八身材、模样凶恶的大头鬼摇晃着朝这边走来。周雷紧张地四下搜寻武器，抄起墙边一根短木棍，在门后紧张地注视着鬼的举动。大头鬼似乎察觉到了这里的动静，过来举起毛茸茸的手推门。周雷手拿木棍顶着门：“什么人？”大头鬼嗷嗷叫喊着撞开木门，伸开双臂朝周雷扑来。周雷吓得浑身战栗，退后几步挥棍迎战，却被大头鬼一把抓住棍子，抢过去丢在一边，又张开两只毛手来抓周雷，周雷转身推窗户欲跳出去，被大头鬼牢牢抓住后衣领，挣扎着大声惊叫：“啊！救命啊！”窗外射来一道白光，照亮他惊悸的脸，大头鬼掐住周雷后脖，周雷痛苦地挣扎着，大叫：“老乡！你在哪儿？快救我！”

大头鬼突然大叫一声，松开了掐着周雷脖子的双手，嗷嗷叫着回头看，原来胡龙已经赶到，正挥动树枝条抽打他的背部，大头鬼丢开周雷，转身对付胡龙。胡龙嘿嘿冷笑着挑衅地：“大头鬼，别欺负我老乡，他怕你，我才不怕你呢！”大头鬼向胡龙扑来。胡龙转身往外走，边走边回头笑骂：“大头鬼，你有种来抓我呀，来呀！”大头鬼显然能听懂胡龙的话，他被激怒了，大步来追胡龙。快到一楼台阶边，胡龙隐身在一根廊柱后，那大头鬼追出来，胡龙一伸腿，大头鬼被绊倒，砰的一声一个狗吃屎的架势扑倒在台阶下。大头鬼身手也不错，翻个身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一跃而起，再次嚎叫着扑向胡龙，胡龙机灵地躲闪了几个回合，